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十二节）

这事发生在早春时节。我们乘火车走了两天两夜。上下火车的多半是短途旅客 只有三个人跟我一样 从起点站上车后一直没有下车。一个是中年太太 长得并不漂亮 面容憔悴 穿男式外套 戴着便帽，一路上不断抽烟。另一个是她的熟人 四十岁上下 很健谈 他的衣着用品都很新颖讲究。第三个是个个儿不高的男子 岁数不大 但一头鬈发都已花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目光迅速地忽而瞧瞧这个，忽而望望那个。他动作紧张，一直独自待在一边。他身穿缝工讲究的羔皮领旧大衣，头戴羔皮高帽，一解开大衣纽扣，就露出里面穿着的俄罗斯式打褶上衣和绣花衬衫。这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嘴里间或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 又像在咳清喉咙，又像要放声大笑而又戛然收住。

这人一路上都避开其他旅客，不同人家交谈。邻座有人同他说话 他也只回答一字半句 总是自顾看书 抽烟 或者眺望窗外的景色 或者喝点茶 从旧旅行袋里取出些东西来吃。

我想他孤零零一个人一定很难受 几次想同他攀谈 但每次我们的目光一接触——这是常常发生的，因为我同他坐在斜对面，——他就转过脸去 拿起书来 或者看着窗外。

第二天傍晚，火车停靠在一个大站上。这个神经质的人下车去打开水，沏了茶。那个衣着用品都很新颖讲究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律师——同他的邻座旅客，那位穿男式外套的抽烟的太太，则下车到站上喝茶。

他们下车后，车厢里又上来几个旅客。其中一个老头儿，个儿很高，脸刮得精光，但满是皱纹，身穿貂皮外套，头戴大帽檐的呢子便帽。看样子是个商人。商人在那位太太和律师对面落了座，立刻同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那年轻人也是从这个站上来的，大概是个店员。

我坐在过道斜对面，因为火车停着，只要过道上没有人走过，就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的谈话。商人开头说，他现在是到自己的庄园去，只有一站路。后来他们自然又谈到物价和买卖，谈到莫斯科的商情，谈到下城的市集。店员讲到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富商怎样在市集上纵酒作乐，但老头儿没让他讲完，就讲起他自己参与的库纳文市集上宴乐的情景。他扬扬得意，眉飞色舞地讲到他和富商一帮子人有一次在库纳文怎样喝得酩酊大醉，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谈到这事，老头儿不得不压低嗓门对店员咬了咬耳朵。店员听了对着整个车厢哈哈大笑起来，老头儿也笑得露出两颗焦黄的门牙。

我料想不会听到什么有意思的话 就站起来 想趁车没开的时候到站台上走一走。在车厢门口，我遇见律师和那位太太 他们一边走，一边很起劲地谈着话。

“下车来不及了，善于交际的律师对我说，‘马上要打第二遍铃。’”

果然 我还没有走到车厢口 铃声就响了。我返身回到座位上，那位太太还在跟律师热烈地谈话。老商人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 目光严厉地瞧着前方 间或不以为然地嚼牙齿。

“后来她就坦率地向丈夫表示，‘律师在我经过时笑着说，‘她不能、也不愿跟他生活在一起 因为……’”

接下去他还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我后边又上来了几个旅客、列车员和一名匆匆跑进来的脚夫。长久的喧闹声把他们的谈话声淹没了。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又听到律师的声音 他们已不是在谈什么具体事件 而是一般地发发议论。

律师说 离婚问题在欧洲已引起社会的关心 在我们俄国这类案子也越来越多。他发觉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就停下来 转身问老头儿：

“这种事情从前是没有的 对不对？”他笑容可掬地说。

老头儿正要回答，但这时火车开了。老头儿摘下帽子，动手画十字 低声祷告。律师把视线移到一边 彬彬有礼地等待着。老头儿做完祷告 又画了三次十字 把帽子端端正

正地戴好 拉到额上 在座位上坐坐好 这才回答。

“先生 这种事从前也有 只不过没有现在多罢了，”他说，“眼下这种时代 不可能没有这种事。大家受的教育太多了。”

火车越开越快 遇到轨道接缝处就隆隆作响 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但我很想听，就坐得离他们近一点。我的邻座，那个目光炯炯有神的神经质男人显然也很感兴趣，但没有起身 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

“教育有什么不好呢？那位太太似笑非笑地说，“难道像从前那样 新郎新娘婚前没见过面倒好一些？”她继续说，就像一般妇女那样 不是回答对方的话 而是回答她想象中对方可能提出来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彼此是否相爱 能否相爱 碰到谁就跟谁结婚 结果痛苦一辈子。难道您认为这样合适吗？”她这话分明是对我和律师说的 而不理会同她谈话的老头儿。

“大家受的教育太多了，”老商人又说了一遍 轻蔑地瞧着那位太太 根本不答理她的问题。

“我想请教 受教育和夫妇不和 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律师似笑非笑地说。

老商人正想说话，却被那位太太抢先了。

“可不是 那种时代过去了，”那位太太说。但律师打断她的话：

“嗯 您让这位先生讲讲他的意见。”

“教育弄得人尽干傻事，老头儿断然说。

“既要让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又要怪他们不能和睦过日子，这怎么行呢，”那位太太匆匆地说，回头瞧瞧我，瞧瞧律师，又瞧瞧店员。那店员这时已站起来，臂肘搁在椅背上，笑眯眯地听着这场谈话。“要知道，只有动物才会听凭主人的意志随便配对，人可是有自己的爱好和感情的，”她说这话显然想刺一下商人。

“太太，您这样说可不对，”老头儿说，“动物是畜生，人可是遵守法律的啊。”

“但一个人怎么能同没有爱情的人一起过呢？”那位太太又赶紧说出她的观点，仿佛这是一种崭新的理论。

“从前大家都不管这一套，”老头儿一本正经地说，“如今可变得时兴了。稍不称心，娘们就说：‘我要同你分手。’连农村都时兴这一套。娘们说：‘喏，这是你的衬衫，这是你的裤子，拿去吧。我要去跟万卡过啦，他那头髻发比你的好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说到娘们哪，最重要的是要使她们有所顾忌。”

店员对律师、那位太太和我逐个瞧了瞧，显然忍住笑，并准备根据大家对商人这番话的反应来决定嘲笑还是赞成。

“顾忌什么？”那位太太问。

“顾忌什么？当然是怕丈夫啰，那还用说。”

“哼，老大爷，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太太有点愤慨

地说。

“不 太太 这样的时代是不会过去的。既然夏娃 也就是女人 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 那么 即使天荒地老 也不会改变，’老头儿得意扬扬地晃了晃脑袋说 于是店员立刻断定胜利在老头儿一方，就放声大笑起来。

“这可是你们男人的理论，’那位太太并不认输 又回头对我们瞧瞧“你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却把女人关在闺房里。你们自己干什么事都行。”

“谁也没有说过可以那样干 但不管怎样 男人可不会给家里带个娃娃回来，女人就难保了，”老商人固执地说。他那种固执劲儿显然征服了听众，那位太太简直觉得自己被击败了 但仍不肯认输。

“不错 但女人也是人 女人跟男人一样 也有感情 这点我想您也会同意吧。那么 她要是 不爱丈夫 那怎么办？”

“她不爱丈夫！”老商人扬起眉毛 动动嘴唇 严厉地说。
“你放心好了 她会爱的！”

这种意想不到的回答使店员特别得意，便随声附和。

“不 她不会爱的，’那位太太说“如果没有爱情 那就不能勉强。”

“是啊 如果妻子对丈夫不忠实 那又怎么办？”律师说。

“那不行，’老头儿说“这种事可得注意啊。”

“万一发生了 又该怎么办 要知道这种事是常有的。”

“人家那儿也许有这样的事 我们这儿可没有，’老头

儿说。

大家都不做声。店员挪了挪身子 凑得更近些 显然不愿落在别人后面，笑眯眯地说：

“是啊 我们那儿有个小伙子也出了桩丑事。要判断谁是谁非也实在难。他遇上一个女人，一个放荡的女人。那女人跟他胡来。小伙子倒是挺稳重，挺有教养。开头那女人搞上一个职员。做丈夫的好声好气地规劝她。她不罢手 尽干坏事。她还偷他的钱。做丈夫的揍了她一顿 她却越来越放肆。后来竟同一个异教徒，同一个犹太人——恕我直说——私通。做丈夫的怎么办呢？索性把她扔了。结果男的打光棍 女的就到处游荡。”

“全都因为那小伙子是个傻瓜，”老头儿说，“要是他开头狠狠教训她一顿，不让她胡搞，她就会乖乖地待在家里了！一开头就不能手软。在地里信不得马儿，在家里信不得婆娘啊。”

这时候，列车员进来向下一站下车的乘客收票。老头儿把票交给他。

“是啊 婆娘都得及时管教 要不然就会出乱子。”

“那么，您刚才讲到结过婚的男人在库纳文市集上寻欢作乐 那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忍不住说。

“那是另一回事，”老商人说了一句 就不再做声。

火车汽笛一响，那商人就站起来，从座位下取出旅行袋 扣上外套 掀了掀帽子，下了车。

二

老头儿一走，就有几个人同时说起话来。

“这老爷子是个老脑筋，”店员说。

“哼是个《家训》^①的活信徒，”那位太太说，“他在妇女和婚姻问题上的看法多么野蛮！”

“是啊 在婚姻问题上我们离欧洲人的观点还很远，”律师说。

“这种人主要是不懂得，”那位太太说，“没有爱情的婚姻算不得婚姻 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 只有具备神圣的爱情的婚姻才算得上真正的婚姻。”

店员笑咪咪地听着 竭力想多记住些鞭辟入里的话 以便日后需要时使用。

那位太太说话时，我们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又像冷笑 又像抽泣。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邻座那个头发花白、目

^① 《家训》是俄国 16 世纪出的一本书，据说是伊凡雷帝年轻时的忏悔师西尔威斯特教士所作，内容是教人怎样治家，丈夫怎样严厉管教妻子 等等。

光炯炯的单身乘客。他在我们谈话时悄悄凑拢来，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站在那儿，双手靠在椅背上，神态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抽动。

“能使婚姻变得圣洁的爱……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爱情？”他讷讷地说。

太太看到说话人那副激动的神态，竭力婉转而周到地回答他。

“真正的爱情嘛……就是说男女之间有了这样的爱情，才能结婚，”那位太太说。

“那么，怎么才算真正的爱情呢？”目光炯炯的先生露出尴尬的笑容，怯生生地问。

“谁都懂得什么是爱情，”太太说，显然不想同他再谈下去。

“可是我不懂，”那位先生说，“务必请您解释一下……”

“什么？这简单得很，”太太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考虑了一下。“爱情就是喜欢一个人绝对超过喜欢其他任何人，”太太说。

“绝对超过多长时间？一个月？两天？还是半小时？”头发花白的先生问，笑起来。

“对不起，您说的显然是另一回事。”

“不，我说的就是这回事。”

“她的意思是，”律师指指太太，插嘴说，“婚姻首先必须出于倾慕，或者说出于爱情，只有有了爱情，婚姻才可以说

是圣洁的。其次 凡是不以自然的倾慕 或者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在道义上都没有约束力。我理解得对不对？”他转身问太太。

太太点点头 表示同意他的解释。

“再有……”律师继续说下去 但神经质的男人眼睛熠熠发亮 显然在竭力克制感情 不等律师把话说完 就抢先说：

“不错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喜欢一个人超过其他任何人 我只是问 喜欢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很长时间 有时就是一辈子，”太太耸耸肩膀说。

“啊 那种事只有小说里才有 现实生活中可是从来没有的。在现实生活中 爱一个人超过爱其他任何人 能维持一年就算很不错了。往往只能维持几个月，甚至只有几个星期 几天 几个小时。”他说 显然知道这种意见会使大家感到惊奇 就显得颇为得意。

“哦 您这算什么话 不会的 那不可能！”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说。连店员也发出不以为然的声音。

“不错 我也知道，”头发花白的男人压倒我们的声音说，“你们说的是应当怎么样，可我说的是事实上怎么样。看到一个美人 哪个男子都会产生你们所说的爱情的。”

“啊 您说得太可怕了 可是我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那种被称为爱情的感情，而且不是持续几个月，几

年 而是一辈子 您说呢？”

“不，办不到。就算一个男人能一辈子专爱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可能会爱上别的男人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头发花白的人说着 掏出烟盒 抽起烟来。

“但也可能双方的爱情都很专一，”律师说。

“不 那不可能，”他反驳说，“就像一车豌豆里两颗做过记号的豌豆 不可能一直挨个儿凑在一起。此外 不仅不可能 而且双方还会相互觉得腻味呢。一辈子就爱一个人 好比一辈子只点一支蜡烛那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说。

“但您说来说去只是肉体的爱。难道您认为天下没有建立在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基础上的爱吗？”太太说。

“嘿 心心相印 志同道合！”他含嘲带讽地重复那位太太的话。“既然如此 那又何必——恕我说句粗话——睡在一起呢？难道两人睡在一起就是由于志同道合吗？”他说着 神经质地笑起来。

“不过 恕我直言，”律师说，“事实反驳了您的讲法。我们大家看到 夫妇生活是存在的 全人类 或者说人类中的大部分 都过着夫妇生活 而且许多人都长期忠实地过着夫妇生活。”

头发花白的人又笑了。

“你们开头说 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我怀疑除了肉体的满足外是不是还存在爱情，你们又用存在着婚姻来证明存在着爱情 其实 婚姻在今天纯粹是个骗局！”

“不 对不起，”律师说，“我只是说 婚姻过去存在 现在 仍旧存在罢了。”

“是存在的。但为什么存在呢？有人把婚姻看得很神圣 看作是向上帝负责的神圣的事。对他们来说 婚姻过去存在 现在仍旧存在。但对他们存在 对我们可不存在。我们这些人虽也男婚女嫁，但认为结婚无非是性交罢了。结果不是欺骗，就是强迫。欺骗还好受一点。夫妻双方只是表面上过着 一夫一妻制生活来骗骗人，其实他们过的却是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生活。这太恶劣了，但还能凑合着过。最常见的往往是，夫妻双方表面上都承担着同居一辈子的义务，而婚后一个月双方就互相憎恨 希望分手 但又不得不在一起过 结果就掉进十八层地狱 借酒解愁啦 开枪自杀啦 毒死对方又毒死自己啦 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他越说越快 不让人家插嘴 而且越说越激动。大家都不做声 感到很尴尬。

“是啊 毫无疑问 夫妇生活有时是会闹出灾祸来的，”律师说，希望结束这场火药味很浓的谈话。

“我想 你们大概已看出我是个什么人了吧？头发花白的男人低声说 情绪平静些了。

“不 我还没有这个荣幸。”

“谈不上什么荣幸。我叫波兹德内歇夫 在生活中就遇到过您所说的灾祸 我杀了妻子。”他说着 急急地向我们瞥了一眼。

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地坐着。

“ 嗯 那也没什么，他用他那种古怪的声音说，‘不过请大家原谅！啊！……我不打搅你们啦！’ ”

“ 哦 您别那么想…… ” 律师说 自己也不知道 别那么想 指的是什么。

不过 波兹德内歇夫没理他 很快地转过身去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律师和那位太太在低声交谈。我默默地坐在波兹德内歇夫旁边 想不出说什么好。看书光线太暗 我就闭上眼睛 假装打瞌睡。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到下一站。

律师和那位太太早已跟列车员讲好，在这一站换到另一节车厢去。店员也已在座位上躺下来睡了。波兹德内歇夫一直抽着烟，喝着上一站沏的茶。

我睁开眼睛对他瞧了一眼，他突然果断而恼怒地对我说：“ 您知道我是谁 也许不高兴跟我坐在一起吧 那我我可以走。”

“ 哦 不 您别那么想。”

“ 那么 给您来杯茶吧 茶很浓。” 他给我倒了茶。

“ 他们东拉西扯…… 可尽是撒谎…… ” 他说。

“ 您指的是什么呀？我问。

“ 就是指那个问题 指他们的所谓爱情 以及究竟什么是爱情。您想睡觉吗？”

“ 一点也不想睡。”

“ 您要是高兴 我可以给您讲讲 那个爱情怎样弄得我

闹出那件事来。”

“ 好哇 要是您不觉得难受的话。”

“ 不 叫我不说话才难受呢。喝点茶 是不是太浓了？”

茶真的浓得像啤酒，但我还是喝了一杯。这时列车员走进来。波兹德内歇夫恶狠狠地盯住他，直到他走开，才开始讲他的事。

三

“ 好吧 那我就给您讲讲……您真的愿意听吗？”

我又说了一遍 我很想听。他沉默了一会儿 双手擦擦脸说：

“ 要讲 就得从头讲起。我要先告诉您 我是怎样结婚的 为什么结婚 婚前我是个怎样的人。

“ 结婚以前，我过的生活跟我们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我是个地主 大学毕业 又当上了首席贵族。结婚以前 跟大家一样过着放荡的生活 而且跟大家一样 尽管过着放荡的生活，还满以为这是正常的。我自认为是个讨人喜欢的青年 是个十足的正派人。我不勾引女人 没有乱七八糟的癖好，不像许多同龄人那样把那种事当做人生的主要目的。为了身体健康，我过的那种生活是很有节制的。我避开那些会因生孩子或者对我情意缠绵而束缚住我手脚的女人。事实上 也可能有过孩子 也可能有人对我情意缠绵 但我装得若无其事。我自认为这样不仅不违反道德，而且还以此自豪。”

他顿了顿 嘴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显然 每当他有新的想法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其实 这恰恰就是最卑劣的行为，”他大声说，“放荡并不在于肉体，肉体上不管怎样胡作非为都不算放荡；放荡，真正的放荡，在于同女人发生肉体关系而在道义上又不负责任。可我那时竟把这种不负责任看作值得夸耀的事。记得有一次我没有付钱给一个把身子交给我（她大概爱上我了）的女人 我感到非常不安 直到我给她送去一些钱 表示我在道义上不欠她什么 才觉得如释重负。您别点头了 别支持我这种想法，”他突然对我嚷起来，“这种事难道我还不懂吗 我们这帮人 包括您在内——如果您不是个罕见的例外，——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样说，您可别见怪，”他继续说，“说实在的 这真是可怕 真是太可怕了！”

“什么事可怕呀？我问。

“我们在对待女人和女人问题上真是大错特错啦！是啊，我一谈到这事就无法平静。倒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遇到过像那位先生所说的‘灾祸’ 而是因为那种灾祸擦亮了 my 眼睛，我看待这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一切都倒了个个儿，一切都倒了个个儿！”

他点了一支烟 臂肘搁在膝盖上 又说起来。

黑暗中我看不见他的脸，在火车的震动中只听到他那动人心魄的悦耳的声音。